



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文艺演唱丛书

炼铁成钢

王燕飞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煉 鐵 成 鋼

人物：

李玉愛：十九歲。

王三明：二十歲。

王大媽：四十歲。

李大孀：五十歲。

王大成：二十歲。

春 花：十八歲。

海 亮：十八歲。

小梅妮：十六歲。

第 一 場

秋天來了，滿山是朱紅色的楓香樹，碧綠色的翠竹，看來；倒象春暖花開的季節呢！

太陽出來了，上班煉鋼的男女人羣已走入工棚，只有小伙子王三明還埋在被窩里沉睡未醒，鼻息震耳，声响如雷。

楓香樹深處，忽兒走出一個年輕女人。她，明眉、短發、臉色緋紅、眼黑有神，這是青年衛星煉鋼爐長李玉愛，是個剛強心勝，熱愛工作的姑娘。

愛：（唱）太陽出來一點紅，

鳥兒出巢鳴几声，

南山画眉噪音尖。

八哥說話充人能，

喜鵲喳喳報喜信，

白玉鳥叫起如琴鳴，

百样鳥兒齊歡唱，

唱的東方一片紅。

（玉愛轉身來在一座茅屋窗下，一听，王三明鼻息震耳，

她立时气得双眉锁起，恼怒了！

(唱)东方红呀东方红， 铁锤一片叮噹声，
人家那里把钢炼， 他在这里睡梦鼾。

(玉爱用手狠狠一指，窗纸破了一个小洞，但是，王三明的鼻息更响了！)

(唱)按說就該把理論， 怎奈有理难出唇，
当初俺俩是娃娃亲， 父母包办成过婚姻，
只因他思想不进步， 头仨月前才离了婚，
离婚后只盼不見面， 偏他踩着脚印紧紧跟，
炼鋼炉前又相遇， 偏我又是他的领导人，
冤家見面难理論， 騎虎难下伤人心。

[玉爱低头沉思半晌，忽从口袋里掏出粉笔，在楓香树悬挂的黑板上写了六行白字，看看左右无人，一扭臉溜走了。

[忽儿，春花和小梅妮从楓香树后面出现了。

花：小梅妮，看，黑板上写的甚么？

妮：(眼望黑板，念出口)“王三明，王三明，天明地黑睡不醒，醒了吃，吃饱了睡，稀里糊涂过光景，人要都象你这样，炼鋼任务咋完成？”好，編的好！

花：哼！玉爱姐让我叫他三遍啦，三遍都沒把他叫起来。

妮：春花姐，走，进屋里把他的被窩拉了去！

花：俺不！沒結婚的大闺女，怎好拉人家个光腚呀！

妮：那咋着：得叫醒他上工炼鋼呀！

花：(一想)噢，咱們吓他一下吧！

妮：怎么吓法？

花：(从口袋里掏出三个紙炮)看，这个——

妮：（伸手夺过来）我放——

〔小梅妮把纸炮放在窗台上，擦根洋火一燃，突然一声震响，只听得噗通一声，王三朋跌下床了。〕

〔两个姑娘不禁合掌大笑了，直到屋里发出响声，她们才捂住嘴，身一闪躲在枫香树背后去了。〕

〔一会儿，一个年约二十岁上下，身体魁伟，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拖着鞋子走出茅屋门来。〕

明：（唱）王三朋，正朦朧，忽然咯崩响一声，
两腿一翘头落地，一下弄了个倒栽葱……

（向左右看看无人，詫異了）

既不是大炮响，又不是炸彈裏，
我的老天爷呵，这是甚么响叮咚……

（忽然在地上发觉爆竹碎壳）

噢！是纸炮！是那个煞羔子跟我过不去？喂！是好汉就站出来！

花、妮：（从枫香树后挺身而出）你要怎么？

明：（吃了一惊）我，我擰你们的耳朵！

花、妮：（逼到三朋面前，示威地）给，擰吧！擰吧！

明：（后退两步）我——那么……我们白拉倒吗？没有条件就讲和吗？

花、妮：要条件有，请望前看！

明：（抬头看见黑板，勃然大怒地唱）

王三朋呵王三朋，天明地黑睡不醒，
醒了吃，吃了睡，稀里糊涂过光景，
人要都象你这样，炼钢任务咋完成？

小梅妮，这是谁编的？谁？

花、妮：（胆怯了）不，不知道……

明：（握着拳头瞪着眼）别装蒜，我王三明会相面！

花：（定定神）那你就相呗！

明：（命令着）你们俩面朝我站好——（两个姑娘依从着）不许动！（把十指卷起打个千里眼，脑袋摇晃两下，忽然手指小梅妮）小梅妮，是你，我亲眼看见你的眉毛跳了两下——

妮：眉毛跳两下就是我？

明：这是做贼心虚的表现，就是你——

妮：就算是我吧，你敢怎么？

花：是我，你敢怎么着？

明：我，我真的拧耳朵！

花：快跑，他要下狠心啦……

〔春花溜走了，小梅妮转了两个圈儿没闪开，被三明一手抓住，另一只手把梅妮的辮子一提，却挂在挂黑板的铁钉上面了。

妮：（唱）王三明，太张狂，不用绳把我吊树上，

明：（接唱）象棵瓜秧爬上树，红红的瓜儿黑黑的秧。

（大笑）

妮：（唱）甚么瓜呵甚么秧，不能动呵不能晃，
一根辮子冲天起，头皮疼的心慌慌……

（吼叫）玉爱姐，玉爱姐……（哭了）快来救人吧……

〔果然，春花手拉玉爱跑来，后面跟着王大成，海亮等。

爱：（怒视三明）你，你做的好事……

明：（胆怯的）我，我跟她玩呢！

爱：你是二十岁的汉子啦，除了吃心、玩心和睡大头觉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？还不把小梅妮的辮子摘下来！

明：（无奈，只好走过去摘下梅妮的辮子，但有些委屈的）她要丕編我的快板，我还不惹她呢！

爱：丕，那是我編的，是我——

明：（一楞）你！

花：（沒好气地）編錯你啦，那一点丕是事实！

妮：（擦擦淚水，紅着臉）睡大头觉丕是你？一干活就装肚子疼丕是你？

亮：一提起会餐你跑到头哩！

成：当天和尚撞天钟，向亲消极怠工，并且“事丕关己，高高挂起”，典型的自由主义！总而言之，你是个“无政府主义”！

爱：你——

（唱）你睁眼四处望一望，	千軍万馬煉鋼忙，
日出干到日头落，	夜里把月亮当太阳，
众人这样来苦战，	为的是多出几炉鋼，
表哥仔細想一想呵，	你調皮应当丕应当？

众：（齐唱）

丕应当呵丕应当，	應該恨鉄丕成鋼，
只有祖國更兴旺，	我們的幸福才会长。

爱：（手指三明，激动地）三明哥，你好好想想吧……（已走来多时的王大媽，见此光景，气的双手抖顫，恼火了。

媽：玉爱……

爱：（回头，吃惊）大姨！

明：媽！

媽：玉愛，大姨就守這個獨生兒子，你，你怎么又欺侮他，……

愛：（委屈地）大姨，我……

媽：你們倆沒緣法，合不來，頭仨月已經離了婚，既離了婚就各尋方便！干么還數着他的腳印走？好歹你們是姨娘兄妹啊！

愛：（激動的說不出話來）大姨，我……

媽：你是這裏的煉鋼爐長，你該好好開導他，怎么又聯絡眾人鬥爭他，雖然你們是離過婚的夫妻，可是，你們沒有冤仇呵！

愛：（終于哭出聲來）姨，大姨，你听我說——

（唱）姨媽講話無憑據，	連燒代燙把人欺，
素日不把兒管教，	慣成一個搗蛋皮，
好吃懶做不學好，	三天兩頭惹是非，
我要不幫他進步，	苦苦害了他自己，
再說幫他求進步，	你倒罵我把他欺。
姨媽呵，姨媽呵，	十字路我該走那里？

媽：（慚愧了，陪情地）玉愛，好閨女，生大姨的氣啦，你……
〔王大媽去勸玉愛，玉愛頭一扭，哭着跑向遠處去了。〕

成：玉愛，玉愛……（向玉愛跑的方向追去了）

（王大媽傻了，愣在那里。）

花：（抱不平地）王大媽，你老糊塗啦，不先查查根兒，來了就打擊人！哼！該打听打听你三明的為人吧！

媽：（把眼光落在三明身上）他——

亮：他盡睡大頭覺，干活沒本事，調皮可是數第一，擰我的耳朵，踢我的屁股兒！還要逼着我叫他三聲二姨夫！問問大家，我那有二姨呀！

花：他尽欺侮老实人！

妮：哼！刚才还把我的辫子挂在枫香树上了呢！

媽：（眼里冒出火星，咬牙切齿地）你，你个不成器的东西，我打死你……（忽然扑过抓住三明要打，却被众人擋住了）你，你把媽气死罗！

明：（用着哭腔）媽，媽……

媽：我，我好不容易把你送上工地，把你亲手交到乡里王書記的手里，媽只盼你爭口气学个好人，那知道你狗改不了吃屎呵！

（唱）滿腹烈火呼呼燒，	肝崩肺裂心儿跳，
当初为你爹死的早，	托我手里当珍宝，
頂到头上怕摔了，	嚥到肚里怕化了，
那知从小看你茅白菜，	长来长去你四面儿倒，
亚亚葫芦不用使繩勒，	你长就的一个歪材料。
越思越想越心恼，	恨不得把你头打掉！

〔王大媽怒而不息，扑过去又要打时，又被众人拦住了。〕

明：媽，我不敢啦……

媽：（滿眼淚水，啜泣起来）三明，你，你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呀？……

明：（一句話触痛了，猛向王大媽怀里一扑，哇声哭了）媽，媽……

媽：（見三明哭了，手軟了，沉痛地唱）

龙生龙呵凤生凤，	老子好汉儿該是英雄，
你爹为百姓去抗日，	大別山上領过兵，
率領人馬去杀敌，	陣前立过三大功，
大別山上留美名，	号称抗日一条龙。

可恨蔣幫特務下毒手， 把你爹害死在淮河中，
你爹虽死英名在， 儿呵儿！
咋不踏着你爹的血迹学英雄 …

明：媽，媽，你別說啦，我……

媽：（哭着）孩子，媽总是恨鉄不成鋼呵！

明：媽，打我吧，打我吧，我錯啦……

媽：別哭，能学好就是啦！

明：（噙着淚水）不不……

（幕 落）

第 二 場

寬大的敞棚下面，青年們正在忙碌着：春花和小梅手握風箱木柄，合着整齊的步伐前走两步而後退三步，一來一去，用盡了氣力，恨不得一下子鼓足風力吹旺爐火，好使烈火把鉄片溶化；大成和海亮手提鉄錘站立鉄砧前面，焦急地等待着鍛打鋼錠；王三明手脚不閑，一会儿砸鉄片，一会儿搓木炭，兩只眼睛不時的注視着李玉愛，李玉愛手執大鉄杠在爐火里左右攪動，汗珠成串的從她額角上滾流下來……一個鐘頭過去了，三個鐘頭過去了，爐火依然是深紅色，爐里的鉄片照旧是鉄片，并且開始結瘤。玉愛一眼望見，驚叫一聲，目瞪口呆在那里。

（海亮、大成和三明立時圍上去，吃驚的發問：“玉愛，怎么啦？！”

愛：怪，自從煉鋼以來，還沒有過這種事情呢！不只鋼花不開，反倒結瘤啦，你們看，結得象腦袋那麼大！

成：怕要越結越大啦！

愛：不能让它越結越大，不然就煉不出鋼來！

花：甚麼原因呢？

成：县委关于土法煉鋼經驗的總結上，有关于这个治結瘤的办法。（說着，回头在条桌上抽出一份文件，翻了几頁）你們听：“常見的凝結原因，多是由于裝炉时木炭不足或风量过大所致……”

愛：呵，这么說是风量过大啦。春花，小梅妮，今天你們倆干么这么大勁头呢？

花：哼，听了周总理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声明，憋了一肚子气，干劲冲到头尖上，泄也泄不下来。

妮：我也是，只觉得地炭炉里是美帝国主义，想用烈火燒死它！

愛：好心做出了傻事，烈火沒把它燒化，反倒結成大疙瘩啦！（笑声）好，輕些，慢慢拉吧。

〔春花和小梅妮应一声，手脚放慢了。

愛：（唱）慢慢拉呵慢慢拉， 风量不小也不大，
 让烈火把結瘤快融化， 好使生鉄开鋼花。

众：（齐声高歌）

 开鋼花呵开鋼花， 鋼花开得象彩霞，
 单等鉄錘叮当响， 块块鋼錠垒成塔……

愛：（惊叫）天呀！疙瘩結的越发大啦！

成：（眼望炉里）可不，現在变得比脑袋更大罗！

亮：出鬼啦！到底是甚麼原因呀？

众：是呀，到底是甚麼原因呀？

愛：（忽然想起，面朝王三明）三明哥，裝炉的時候，你怎么配的料？

成：（似乎也是先見之明）嗯，八成是在配料上有問題吧！三明你說——

明：（張口結舌）我……

成：先說木炭，你放了多少？

明：前后一共裝了二十斤。

花：對，是按照規定的比例裝的數量，不多也不少呵！

成：那麼白生鐵呢？前后共裝了多少？

明：（看看玉愛，啞吧了）

愛：多少呀，說話呀！

明：（吞吐的）前后一共放了二百斤……

眾：啊！二百斤！

成：原規定比例是一百六十六斤，超過比例數羅！先生……

愛：（怒視王三明）你，你為啥不按規定的比例配料？

明：我……

妮：哼！許是還沒有睡醒吧！

花：又迷糊啦，又昏頭轉向啦！

愛：（放大嗓子）你，你為甚么不按規定的比例上料？你說話呀！

明：我……

亮：你媽對你總是恨鐵不成鋼，你到甚麼時候才能成了鋼呵！

明：（慢吞吞的，但是一字一句地）大伙都盼着多出鋼，我也想多出鋼，我多裝了三十四斤白生鐵，也是想着社每一炉多出几斤鋼呢！

花：嗯！心意倒不錯，可是吃的太飽啦，撐的消化不良啦！局

不出来啦！

成：这是科学，这不能由人随便添加，你也是初中毕业生，怎么不懂按鉄的科学規律办事呢！

爱：（气的哭笑不得）这是炼鋼，不是玩把戏，变戏法就多个新样儿，不光需要冲天干劲，还需要开动脑筋，多用思想呵！

亮：（調和地）算啦算啦，他又不是出心調皮，心意倒是好的呢！

成：（甩三明一眼，用鼻音）哼！

花：（甩三明一眼，用鼻音）哼！

妮：（鼻子尖一耸，用鼻音）哼！哼！

爱：（无奈的叹口气）算啦，他已經低头认錯啦，我們商量商量怎么办吧？

成：总结上說的很明白：要不把結瘤块撥到一边，要不就把結瘤夹出炉口，这样其他鉄片才能熔化。

爱：好，干脆夹出来得啦！（說着用大鉄鉗从地炉里夹出碗口大一块紅結鉄来，而后甩三明一眼）快，加三斤木炭！

明：嗯，听見啦！

〔三明应一声，急忙称三斤木炭丢在地炉里，而后呆立在玉爱面前，惹得大家一場好笑。

明：还，还……

爱：哎呀，有話你說呀！

明：还干什么，別让我闲着——

成：連料都配不好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活倒多着里，掌大鉗，炒生鉄，打鋼錠……

明：我学炒鉄和掌鉗行不？

爱：（一面用大鉄杠在炉火里搅动，一面不在意地回答）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就仔細看門道好吧！

〔王三明挺立在玉爱背后，聚精会神地注視着鉄杠搅动的地方。

〔春花和小梅妮看見三明的样子，不禁又一陣好笑。

爱：（嗽小梅妮一嘴）笑，又笑，还不快用勁拉！

〔小梅妮和春花不笑了，用力拉起風箱来。

成：（殷勤地）玉爱，你渴嗎，倒碗水吧！（玉爱搖搖頭）玉爱，要傳徒弟就先傳我吧，我亲手拿大鉄杠學一學——

爱：不，晚一天都要教會你們。今天一連三个針头沒有出鋼，眼看我們青年卫星炉的紅旗就要被別人奪走啦。我們大伙鼓足干劲要赶上去，爭取日產一千五百斤鋼出来！

众：（齐叫）对！

成：（殷勤地）玉爱，这两天你不是头有点发暈呀？为着革命友誼竞赛，你已經两天两夜沒好好休息啦！你……

爱：我的精神很好。

成：那么你不休息陣儿？

爱：（厌烦地）不不，甬說話啦，快加勁干吧！

〔噗哧一声，春花笑了，王大成却臉紅了。

成：笑什么？

花：不註笑，我笑小梅妮太殷勤啦！

成：你……（哑巴了）

妮：別說啦，快干吧！

众：（精力充沛地）干！

爱：（唱）干干干呵努力干，

众：（接唱）干劲冲破九层天，

爱：（唱）让烈火烧呵烈火炼，

众：（接唱）要把三山五岳都炼完。

爱：（唱）炼得五湖四海成钢水，

众：（接唱）定让红色卫星飞满天。

爱：（忽然大叫）喂！你们看，钢花开罗！钢花开罗！

众：（围上去一看，拍手欢呼）钢花开罗！钢花开罗！

爱：（丢下铁杠，拿起大铁钳）同志们，准备锻打！

成、亮：（提起铁锤，侍立铁砧两旁）准备好啦。

爱：（用铁钳夹住一个通红的钢疙瘩用力往上一提时，只觉得头晕眼黑，啊了一声，忽然仰面跌倒了）

春花等：玉爱姐，玉爱姐……

大成等：玉，玉爱……

〔大家扑过去，用手把玉爱托起，玉爱半天才睁开眼。〕

明：（忙倒碗热水走到玉爱身边）玉爱，我，我该死，你两天两夜没合眼，可是，我，我又跟你找了麻烦，惹你生气；你，你喝几口水……水吧！

成：你拿过来吧！（从三明手里接过水碗，喜笑一下）玉爱，喝水……

爱：（打量一下三明，点头微笑了）

（幕落）

第三场

一所朝阳而恬静的房子里，李玉爱静静的睡着。忽然，远处飘来一阵叮铃的音乐声，她折起身，走至窗前把玻璃窗一推，窗外立时显出了红色的枫香树，绿色的翠竹，那金色的太

阳，向人間噴射着万道光芒，李玉爱登时春风滿面，不禁感叹道：“多么好的一个天气呵！”

爱：（唱）双手推开玻璃窗， 秋色灿烂好风光，
 淺綠色的的是翠竹， 深紅色的的是楓香，
 云淡风轻好天气， 正好动手去炼鋼。

李玉爱急忙回头拿起工衣和安全帽，扭头往外走时，迎面碰上春花和小梅姐进门来。

花：玉爱姐，你那里去？

爱：我——去炼鋼呀。

花：（唱）玉爱姐呀好慌張， 忘了暈倒在炉旁，
 有病就該多保养， 姐姐快快躺上床。

花：玉爱姐，你是个病人，剛打过針怎能去炼鋼呢？

妮：玉爱姐，医生再三囑托叫你休息，还給你一瓶水葯三包葯片，让你按时吃，你看！

爱：（接过葯瓶和葯包）我这一病不要紧，倒使一个炼鋼炉付了火，我真恨我自己……

妮、花：別恨啦，快躺下吧！

爱：（被迫躺在在床上，眉目間充滿了焦虑的顏色），当初我从炼鋼技术訓練班出来，就該把炒鉄和掌钳技术教給大伙，可是我沒有，我为什么沒有呵？……

花：你不是說讓大伙一点一点的細学呀！

妮：你还說，你自己才入門，才是半个炼鋼工人呀！

爱：我会多少就該傳大伙多少呵！可是我沒有傳，我！我真傻呵！

花：玉爱姐，別难过，事情已經这样啦，等你病好了，咱們鼓足干劲赶上去就是啦。

爱：怪不得乡上王书记口口声声强调群众路线呢。很显然，在这一点上我是保守，没有相信群众；结果一个人有了病，害的大家都停了工，我，我真傻呵……

妮、花：玉爱姐，你怎么……

爱：听了周总理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声明，都是急的磨拳擦掌，谁也想鼓足干劲多出几炉钢。叫帝国主义看看，我们并不是好欺侮的，可是，我真傻，自己病啦，连累了大家，竞赛输啦，红旗要给人夺走啦……

妞：（理直气壮地）这不怕，夺走啦我们再从他们手里夺回来。

花：再说，大伙也没有闲着，大成正钻研冶炼工程学，海亮正砸铁片，我和小梅妮在文工团学彩绸舞哩；另有王三明偷跑回家啦！

爱：啊！没请假离开了工地？！

妮：可不是呢。我看哪，他妈对他还恨铁不成钢呢！哼，一辈子也成不了钢！

花：乡党委为啥要把他编到咱们青年卫星炉里，真烦人！趁早赶走他算啦！

爱：乡里王书记要我们耐心改造他，说他聪明，说改造过来是个有光明前途的小伙子呢！

妮：（摇着脑袋撇着咀）哼，他妈说的好，“从小看你是棵茅白菜，长来长去一铺楞！”说的对，不是好铁也难打出好钉来！

花：（拍手称快）玉爱姐，你作的对，没结婚就给他来了个一刀两断，断的好；要不，一个是英雄，一个是狗熊，狗熊和英雄配在一起，人不笑鬼也笑，丢人死啦！

妮：（心直口快地）玉爱姐，王大成对你故意献殷勤，看样子是爱上你啦！

花：（随声附和）王大成这个小伙子还不错，年青漂亮，满口斯文，有一肚子学问呢！

爱：（嘔咀）死丫头，少多咀，

〔小梅妮和春花噗哧声笑了。

爱：哼，我才不爱他呢，他是个能说不能做的教条主义！

花：“跛子里边选将军”，比较起来，那王大成还是拔尖的人物哩！

爱：多咀丫头，他拔尖我把他给你吧！

花：（脸红了）你，你……（低下头去）

妮：都瞧吧！春花姐脸红罗！

花：小梅妮，我撕你的咀！

妮：你，你够不着，我是个拔尖的……

花：死妮子……

〔两个姑娘一跑一撵，围着桌子转起圈儿来。当小梅妮磨脚溜出门外，春花进至门口时，碰巧，正和低头看书走来的王大成碰了个满怀，王大成吃了一惊，书从手里脱落，正掉在春花脚上，春花一踢，书又落到李玉爱床上去了。

〔春花跑出门外去了，王大成躲在那里，这时，门外传来姑娘们的一阵哄笑声。

成：（唱）慌张慌张太慌张，	冲着活人胡混撞，
撞得心肝咚咚跳，	撞得书本上了床，
床上躺着李玉爱，	病人想必受了惊慌，
玉爱，受惊啦，受惊啦……	

爱：（微笑）没关系。